援鶉堂筆記

援鶉堂筆記卷第十五

史記一

五帝本紀文祖者堯太祖也按以文祖爲堯太祖此疑太史公從安國問政而得之者今書傳乃云堯文德之祖廟則謬悠之說矣康成以緯書釋經裴氏不當取以解此

重華父曰瞽瞍瞽瞍父曰橋牛橋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顓頊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按左昭八年傳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魯語云幕能續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孔晁孔穎達不詳東樹按惠棟左傳補注賈逵曰幕舜後虞思也鄭衆曰幕舜之先也裴駰從賈侍中說杜用先鄭說然亦不詳去舜遠近也

乃流四凶族歸熙甫云四凶卽堯紀之四辠在攝位後此則

以爲賓於四門卽其事也古書前後難考一用孟子文一用
左傳文以備異說譏其牴牾則非也
南撫交阯北發索隱曰北發當云北戶南方有地名北戶又
按漢書北發是南方國名今以北發爲南方之地誤也此文
省略四夷之名錯亂西戎下少一西字山戎下少一北字長
字下少一夷字大戴禮云長夷則長是夷號又云鮮支渠搜
則鮮支當作析支也鮮析音相近鄒氏劉氏云息幷音肅非
也且夷狄之名古書不必皆同今讀如字也歸熙甫云索隱
增改闕誤南撫交阯北戶西西戎析支渠搜氐羌北山戎北
發息愼東長夷島夷今只當據舊文西戎上西字北戎下北
字長下夷字皆不必增史文簡古有省字無害但北發疑當

作北戶又云凡用尚書文字異者或太史公所見別本不同或有古今文字異或改用訓解字或全句改者讀者當有辨

御按北發解具漢書韓安國條

夏本紀夏禹名曰文命按魏志高堂隆傳乃舉文命隨山刊木未必本之史記疑經儒相傳以文命爲禹名也

三國致貢其名馬融曰言箘簵楛三國所致貢其名善也按康成以其名屬下令僞傳葢同馬也疑僞傳多取之王肅肅好賈馬而不好鄭氏

漢書儒林傳云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語歸熙甫云子長用書文有改者或以易曉語易之必不反更爲難解之文其斷絕不可曉者葢其所見乃伏生今文

尙書故與世所傳古文有異耳如來始滑亦猶甹由靈之類自不可解古書宜略會意其疑者卽當闕也按熙甫之言誤矣予長所見乃孔安國所讀之眞古文也其易曉語乃從安國問故而卽以其訓詁易之据其文亦可知世所傳孔傳之僞

殷本紀予其大理女按史記無賴作無俚此大賚賚字作理同耳樹按漢書欒布傳贊其畫無俚之至耳張晏言計畫道理無所至蘇林曰俚[illegible]也晉灼引方言俚聊也許愼曰賴也

盤庚五遷按書序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亳殷乃五遷也史記文似疏而意不異耳其云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卽下涉河南治亳也迺五遷無定處言自湯至此五遷而無定處

言其遷之數所以有告非言已五遷而又將遷也

說爲胥靡築於傅險按荀子儒效篇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而富矣哉則胥靡似言貧窘也楊倞註拘於舊說樹按先生後復記云鬻說非是荀子正斥傳說言耳

益廣沙邱苑臺正義云括地志沙邱臺在邢州平鄉東北二十里竹書紀年云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二百五十二年更不徙都紂時稍大其邑南據朝歌北據邯鄲及沙邱皆爲離宮別館按史云盤庚涉河南治亳武乙去亳徙河北竹書蓋云自盤庚徙殷虛不徙亳尚書疏已辨之矣殷虛在今安陽縣之南朝歌在今淇縣

周本紀公叔祖類索隱曰世本云太公組紺諸盩三代世表

稱叔類凡四名皇甫謐云公祖一名組紺諸盩字叔類號曰太公也按今表正作公祖類則今本與唐本校後之沿誤必多矣又禮記中庸孔疏引史記云亞圉卒子太公叔穎立

詩人道西伯葢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張守節正義云十當爲九按十當爲七文王詩疏云伏生司馬遷以爲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其据書傳史記言之甚明自斷訟迄崩連本數之僅七年若云後則除本數之乃六年東樹按詩文王孔疏云鄭云文王得赤烏武王俯取魚皆七年文王以明年數武王以其年數此即連本除本之解正義云十當爲九而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俱與尙書相違是不知史記九年觀兵十一年伐紂葢承用伏生也疑孔安國於文王受命未必異於伏生而太史公從之問故故於此亦

鑿鑿言之耳則十年嘗爲七年而九年十一年因不謬也謂
文王受命七年而崩者此本書傳史記而鄭康成同之者也
謂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者此文劉歆三統歷而班固漢書志
中亦載其說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之所同也作古文
尙書者正同劉歆之說故有九年大勳未集之語文王受命
毛傳無明文孔疏意其同於劉歆余亦疑其近之蓋古文尙
書說多同於毛傳左氏傳

劉敬傳文王爲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

閎夭之徒求有莘氏之美女歸熙甫云文王之說當不以此
此太史公之陋

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按王武王師太

公也九年屬下爲句而方文輈以師字屬下九年屬上誤也
九年屬上則上祭於畢是何年乎豈可蒙上卽位之文乎且
七年者上文甚明以九年爲文王不突如乎馬融曰畢文王
墓地名也按融此注葢緣前此言圖緯者以畢爲西方之宿
故蘇竟云武王伐紂上祭於畢求助於天也索隱正本蘇竟
樹按索隱曰按上祭於畢則畢天星之名畢星主兵故師出
而祭畢星也今裴氏集解但載馬融此注先生故分別言之
表商容之閭按樂記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與此以商容爲
商之臣不殊康成注禮記說也也表商容之閭見荀子大略
篇樂毅傳燕惠王遺樂間書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
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
出然後二子退隱留侯世家亦云表商容之閭則商容爲人

名無疑康成未必不見荀子史記特不據之爲注耳
亦不賓滅按周書作賓成此賓滅疑賓讀擯也
縱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虛方望溪云馬牛本徵之
井甸者事畢縱釋之使所司各驗受而還也必於野外者車
徒至衆非城邑所能容也管仲素賞於泰舟之野期軍士余
按毛奇齡云歸之與放祗是休養不過仍還畜牧兼載李塨
之說見古文尙書辨冤東樹按素賞者言無事而徒賞之也管子無注
武王王亦醜按別本無下王字
魯天子之命按魯當如書序作旅
褒人請入褒姒當幽王二年按厲王末至幽王三年幾五十
年旣亂而遺之旣笄而孕則褒姒至幽王二年年幾四十矣

似未可信

遂殺幽王驪山下歸熙甫云懿王之時王室遂衰昭王南征不返厲王死於彘蓋此二百五十七年之中變故多矣東遷以後不足言也夫莫盛於周而治日之少如此

西周惠公封少子於鞏號東周惠公熙甫云王城河南在成周西即定鼎郟鄏之所平以下十三王都之敬王避子朝之亂遷成周至赧王復來居先是考王封其弟於此考王方都成周故以封其弟號西周桓公也成周洛陽在王成東即遷殷頑民之處敬以下九王都之至赧王復居王城西周惠公封少子於鞏是時威烈王都成周故云以奉王而號東周惠公也余按左昭二十三年傳萇宏稱子朝為西王子朝在王城敬

王為東王敬王居翟泉二十六年敗人敗王城之師於尸氏杜注在鞏縣西南偃師城王次於滑或云即偃師南緱氏故城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癸酉王入於成周注成周今洛陽胡朏明曰王城今郟邑漢為河南縣其故城在今洛陽縣西北所云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其成周即下都所云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也其故城在今洛陽縣東北二十里云城東西相去四十里而今洛陽縣居其中余按成周漢為洛陽縣治

赧王時東西周分治吳文正云敬王四年子朝奔走王雖返國然以子朝餘黨多在王城乃徙都成周而王城之都廢至考王封其弟揭於王城以續周公之官職是為周桓公自此以後東有王西有公而東西之名未立也桓公生威公威公

生惠公惠公之少子班又別封於鞏以奉王是爲東周惠公父子同謚鞏與成周皆在王城之東故班之兄則仍襲父爵居於王城是爲西周武王以公城在成周之西自此以後西有公東亦有公各有所食而周尙爲一也顯王二年趙韓分周地爲二二周公治之王寄焉而已周之分東西自此始九年東周惠公卒子傑嗣愼靚王以上皆在東赧王立始遷於西周卽王城舊都也史記云王赧時東西周分治今按顯王二年已分爲二不待此時矣余按趙世家成侯八年與韓分用以爲兩樹按徐廣曰周紀無此故本之以證文正語耳

王赧謂成君楚圍雍氏歸熙甫云成君字下斷簡按別本及此本徐廣音義皆引戰國策云是脫誤也

十一年周太史儋見獻公歸云周 紀已有重出此事雖當著之秦紀然周紀亦不可無

秦本紀歸云秦本紀與始皇本紀當合爲一如周紀始后稷也以簡帙多始皇亦自當特書讀秦紀似有舊史可据周史則全無矣

蜚廉爲紂石北方索隱曰石下無字則不成文必是史記本脫皇甫謐云作石槨於北方似尚得其說也按疑石字本誤皇甫謐因下報得石槨而爲此說又以槨爲椰耳又酈注汾水下爲紂使北方

爲壇霍山而報得石槨按而報當屬上讀得石槨乃於霍太山既報而得者其銘云云前儒以此二字屬下皇甫著書想

卽用此事野民又本前說以作解也相郲字記憶不同耳

商鞅亡因以爲反而卒車裂以殉秦國注引漢書曰商君爲法於秦戰斬一首賜爵一級欲爲官者五千石其名一爲公士二上造云云余按紀無錫爵之文注引此未詳又欲爲官者五千石漢書百官公卿表無此文

公子通封於蜀按表作繇通封在十二年

虜其將屈匃當作匄

丹犂臣蜀相壯殺蜀侯來降方望溪云丹犂臣爲句言二國臣屬於秦也正義以臣蜀爲句則下云相莊不知爲何國之相且二國臣蜀亦無事載於秦紀又云据九年伐蜀滅之十一年公子通封於蜀則秦所立也据此年蜀相莊殺蜀侯來

降則故蜀君也史記多一事而畀書非自相牴牾傳聞異辭未由得其實故并書而不廢余謂此自國滅而君逃之他所至是其相殺之以降耳事之前後未必誤也又按表作蜀相殺蜀侯無來降二字据此及下文誅蜀相莊則殺者或即通也正義云丹犂二國在蜀西桃府管內本西南夷戰國時屬滇國唐初置犂州丹州也按張氏之說檢唐書不具其所云桃府亦未詳史云伐義渠丹犂二國皆臣於秦而爲秦所伐蓋利其地耳義渠國近北地郡則丹犂未必遠在滇境東樹按前一條今望溪史記補注刻本不載傳校墨本有之

薛文以金受免正義金受秦丞相名免奪其相位方云金受名別無所見孔傳寫之誤蓋薛文以受金免而樓緩代相耳

秦以垣爲蒲坂皮氏索隱曰爲當爲易

葉陽悝之國按別本葉陽君悝

王齕將伐趙武安君攻皮牢拔之按別本王齕將伐趙武安皮牢拔之又白起傳秦分君爲二王齕攻皮牢拔之則此本君攻二字疑誤增其云秦軍分爲三當從白起傳爲二又四十八年十月正月其十月俱疑譌也樹按先生所閱經史各本皆有評校每据見本籤記別本異同於上此云北本者汲古所刊裴氏集解本也

秦始皇本紀錄云秦本紀方成一篇文字以前本紀舊史皆亾故多湊合秦雖暴亂史職不廢太史公當時蓋有所因也

其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王按白起於昭王時已降韓之野王矣此蓋秦人徙角於野王觀世家甚明

桓齮按漢書公孫述傳宗成將垣副殺成以其衆後降章懷注引風俗通曰垣秦邑也因以爲姓秦始皇有將垣齮則此桓齮當作垣齮

荆將項燕立昌平君爲荆王歸云此與楚世家及王翦傳不合六國表亦不及立昌平君事然當以本記爲主

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按謂河南南上中地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潁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瑯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遼西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雁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蜀益都黔中長沙凡三十五與內史爲三十六郡此汲古閣本未載索隱正義不知誰說別刻索隱正義本亦無之班志無鄣郡黔中郡亦不言內史在

三十六郡之內有南海桂林象郡爲三十六郡
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鐻按春秋時以銅爲兵然楚
人云鐵劍利而倡優拙則戰國時非全用銅也
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舊注以高誓爲按按誓
即下辭也鹽鐵論使盧生求羨門高
碣石刻石初一泰平按平別本作宇
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按匈奴傳作陽山
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按明星即靈星封禪書令天下立靈
星祠當是前祠而秦皇廢之也出上脫一星字故注引今甫
謚以證星爲彗星也
私學而相與非法教按而字疑在私學之上

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按張釋之傳索隱載大顏之說引
此文以乃寫爲句非也寫蓋傳寫卽輸運耳
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按方字連下讀正義說誤
鄗池君索隱云江神以璧遺鄗池之神張宴云武王居鄗鄗
池君則武王也余疑所云鄗池君卽始皇也幽明理隔未可
測知張宴之解殊爲乖謬索隱之云蓋本春秋後傳按後書
襄楷傳注樂資春秋後傳曰使者鄭客入函谷至平舒見素
車白馬曰吾華山君願以一牘致鄗池君子之咸陽過鄗池
見一大梓樹有文石取以扣樹當有應者以書與之鄭客如
其言見宮闕如王者居謁者出受書入有頃云今年祖龍死
此事殆未可信耳樂資見魏志注樹按楷傳章懷注祖龍謂秦始皇也則似不得又以

滈池君當之

今年祖龍死閻百詩云今必明字之譌此在三十六年而三十七年七月始皇崩於沙邱平臺始皇曰山鬼不過知一歲事譏其伎倆僅知今年若彼所云明年之事彼豈能豫知幸其言不驗耳以太白詩證之益信範按潘岳西征賦注亦作明年惟後書襄楷傳云華山神操璧以授鄭客曰今年祖龍死始皇逃之死於沙邱作今年漢書五行志亦作今年

閻樂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大驚按通鑑大驚上重郎宦者三字

紀贊取用賈生過秦論當從別本起秦幷海內至二世之過也續以秦幷兼諸侯至社稷安矣而孝公以下至攻守之勢

異也屬之陳涉世家

紀後附載班孟堅答孝明帝表魚爛不可復全方望溪云考秋梁亾傳魚爛而亾按典引及年此表當是孟堅書然殊不類殆如褚先生語也

周歷已移仁不代母　按宋書符瑞志五德遞王有二家之說鄒衍以相勝立體劉向以相生爲義前漢書律歷志引劉歆三統歷謂周以木德王漢代秦繼周木生火故爲火德秦以水德在周漢之間猶共工氏在庖犧神農之間伯而不王爲閏位故當五德之序此文首言周歷已移應以漢代而天復以秦直其位者仁不代母耳周歷已移句上監本無曰字

項羽本紀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按口下別本及漢書俱有

曰字

項梁大破秦軍於東阿歸熙甫云初章邯既殺齊王田儋於臨淄田假復自立爲齊王儋弟榮走保東阿章邯追圍之梁引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

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歸熙甫云其私作私晏按漢書作私宴

雍王都廢邱正義括地志云廢邱古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十里按始平今興平縣去西安府一百里

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歸熙甫云按高祖使劉賈佐彭越燒楚積聚羽乃令曹咎守成皐而引兵定梁地漢破咎兵汜水上復取成皐是一事而此紀前後倒置遂作兩事若

漢先取成皐之也考漢書紀傳自明
固陵晉灼曰即固始也按固始非今之固始在今陳州西北
垓下徐廣曰在沛之洨縣按漢之洨縣在今宿州西北寰宇
記云垓下在虹縣西五十里宿州有廢虹縣即漢之洨縣非
今之虹縣也胡身之通鑑注垓下在今亳州眞源縣東十里
陰陵按在今鳳陽定遠縣西北六十里鳳陽縣莫邪山之南
山在縣南八十里
周市來攻歸熙甫云漢書無周市來攻十一字直作魏人周
市略地豐沛
秦將章邯從陳別將司馬尼將兵北定楚地按史漢並以別
將爲句然如顔監解則從陳爲句以司馬爲姓亦得而諸家

並不如此讀

漢王用韓信計從故道還襲雍王章邯按故道在今鳳縣

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歸熙甫云一本作聞齊已擊破龍且軍

韓信彭越皆往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按此處當有脫誤黥布傳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殷反楚漢書高帝紀漢遣人誘大司馬周殷殷畔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迎黥布並行屠城父荆王劉賈傳使賈南渡淮圍壽春還至使人間招楚大司馬殷殷反楚佐賈舉九江迎英布兵据諸文則此及字上當有黥布故下云武王行屠城父也壽春屬九江郡黥布之稱武王傳及漢書

不載

呂后本紀非劉氏功臣番君吳芮子臣爲長沙王按特書此句爲下諸呂之王倍高祖之約也

孝文本紀此細民之愚無知拒死按拒別本作抵

三代世表張夫子問褚先生按褚少孫師王式爲魯詩張夫子卽張長安幼君也樹按正義張夫子未詳先生葢據陸氏釋文

六國表秦昭王七年魏冉相紀無十二年樓緩免魏冉代相則十年當有樓緩相樹按穰侯列傳七年樓緩相以仇液之言免緩而相冉下卽書昭王十四年則七年傳承樗里子死樓緩來相之由而表因之誤也

樂書朝廷下至人民按朝廷上別本有上自二字明代凌稚隆刻本云上自二字舊本缺

太一歌天馬歌二詩與漢志不同豈相如輩作十九章之歌亦以汲黯之言而更定之與

律書律甤賓按甤正義仁注反如去聲

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按正義未有絕句以得屬下讀

雖妙必效情核其華道者明矣按效情絕句

歷書孝武改元詔御史方望溪云此詔內合而不死即封禪書所謂黃帝迎日推筴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三百八十年而仙登於天葢方士之誕語也合者至日適與朔旦合也名察者五星二十八宿之名於是而辨也度驗者其宿離遲速之度皆可驗也定清濁者即下所謂氣復正羽聲復清也起五部者即下所謂黃鍾爲宮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

為羽姑洗為角也氣者在天之節氣也物[illegible]十二律之管也
建氣物分數者惟知其消息損益之分數然後能立十二管
以應十二月之氣也
天官書天棓按今字書以棓榔為一字蘇音似兩字也韋昭
音剖蘇音似同　顏白講切讀旁上聲
填星其色黃光芒者曰黃鍾宮按別本光作九者作音樹按別本
字誤
察日星以處位方云太白平行距冬至與日同度一歲行度
與日度止差三分故察日行以處其距限之位
太白失舍方望溪云太白行度有常本無當出不出當入不
入者以古歷疎不能詳推而以日行處其距度故見為失舍

也

居暈不勝按居暈別本作軍漢書亦作軍

如星非星如雲非雲命曰歸邪李奇曰邪音虵按虵疑灺斜

上聲然漢書注亦作虵

及望之如火光炎炎衝天別本望之上有炎火二字此本與

前書志同

平望在桑榆上千餘二千里按別本餘上無千字漢志作千

餘里多里字

前方而後高兌而卑者卻按別本作前方而高後兌而卑者

卻漢書作前方而後高者兌後銳而卑者卻

諸此雲見以五色合占而澤摶密其見動人及有占按及當

從漢志作乃方望溪云雖以五色合占然必潤澤摶密光氣動人乃有占其浮散之雲雖略似諸物形無占也

兵必起合鬥其直方望溪云七字乃諸星下脫文按漢志合作占

水澹澤竭地長見象城郭門閭閨臬枯槀按馬續襲此文作水澹地長澤竭見象城郭門閭潤息槀枯以■讀之或本太史公之舊蓋此言誠然兩字亦協也

四始者候之日正義曰正月旦歲之始時之始日之始月之始按正義解誤樹按據史文冬至日臘明日正月旦立春日望溪解以爲歲始有三而遺正月旦疑校刻者有誤也

臘明日人衆卒歲一會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按後人以臘

之次日為小歲不知史有初歲之名矣
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按一升七升未詳
冬至短極縣土炭方望溪云炭當作灰樹按望溪解炭當作灰謂炭動句之炭字非斥此句炭字
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按太史公敘來歷必宗孔子班固謂其後六經妄矣
封禪書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按梁父二字方術
其後二世湯放桀按二別本作三是
桓公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上卑耳之山正義括地志云孤竹故城在平州盧龍縣南四十里索隱卑耳山在河東太陽按大夏未詳疑非月支西擊大夏而君之之大夏也管

子小問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是當在今永平矣今彼郡縣志載之而酈注云孤竹南出則巨海不知所在然則索隱所云乃後人因管子而於河東之山名卑耳當之矣此皆出晚周之書管子非管氏自著其事不必可據

登熊耳山以望江漢按師古曰熊耳山在順陽北益陽縣東非禹貢導洛自熊耳者也

作畦時晉灼曰漢注在隴西西縣人先祠山下形如種韭畦畦各土一封按据注則西縣舊有畦時即秦襄公所作樹按据正義漢注作漢舊儀人先祠作人先山山上皆有土人祠舊取山爲名

薄山襄山也按襄山當作衰山也水經河水又東永樂澗水注之酈注引徐廣此注亦作襄然則史記本作衰故徐證其

字誤也鄜注引揚雄河東賦句作掌華蹈襄又李善西京賦注及索隱引諸文亦作襄然賦云秦神下讋跖魂負沴河靈矍踢爪華蹈衰沴以平音讀之爲坻則與衰合韻襄則違矣揚雄傳亦作蹈衰然蘇林踢音試郎反則似本作襄踢襄合韻沴當讀入聲沴讋合韻又按正義薄白落反衰色眉反則史疑作衰樹按別本引正義無此音疑脫失　又按伯莊曰當是索隱引劉說脫失又正義引括地志薄山凡十名僅九名疑脫一名

汧洛二淵鳴澤索隱伏虔曰鳴澤在涿郡遒縣按二淵鳴澤顏監所不言且諸水亦多在雍州不應獨舉涿郡之鳴澤也又按武紀小顏亦存服說然云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歷鳴澤幸河中已遠且不應幸河中至涿郡復迂自代也疑水經

注濕水下湶湑水世謂之天池者近之然事尠佐證未足明矣

北芽蒲池灘水正義括地志謂北咸陽縣有蘭池始皇逢盜蘭池者也疑蒲字誤按魏書地形志雍州北地郡雲陽縣有蒲池水

豈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按諸本幷以三一作句歸氏熙甫云三字絕句據後文仍當以三一絕句

殺一狸牛按漢書作氂

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句以望幸也按漢書作矣

縱遠方奇蜚禽別本及漢書奇下有獸字按禽兼鳥獸或不

必增

禪肅然按肅然山卽長白山在今濟南鄒平縣新城王尙書士正長白山錄云以地理考之在泰山東北相距三百里安得乙卯封泰山丙辰禪肅然若是速耶金史云肅然山在萊蕪縣萊蕪古嬴地在泰山東北百二十里封禪書之言信矣此亦騎牆之見且封禪之典胡爲車騎卒奔行一百二十里而從事乎

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凡六祠按三一卽前所云天一地一太一也五漢書作五牀地理志左馮翊谷口有天齊公五牀仙人五帝祠四所按五牀孝宣帝時所立疑漢書誤索隱五者之外有正太一冥

土祠故云六祠按薄忌太一卽正太一且如所說是七祠也葢上云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祀而歲時致禮則太一亦寬舒遺官行之下云六祠者兼后土也余前說誤薄忌太一之外有雲陽太一樹按此亦似未安史明云凡六祠自當承本處上文言之不當闌入他外祠詳見漢書郊祀志條下又按望溪以五寬舒之祠爲句官自屬下

河渠書厮二渠索隱曰厮漢書作灑史記舊本亦作灑按漢書作釃釃灑俱有詩音後人誤爲厮觀注引孟康說則正同漢書張平子南都賦開竇灑流

二渠漢書曰其一出貝邱按貝邱今淸平縣漢志貝邱云都尉治隋志淸平開皇六年置曰貝邱十六年改曰淸平魏書地形志曰貝邱有蒸蕪城又按隋志淸陽舊淸河齊改曰貝

邛清泉開皇十六年置貝邛今恩縣宋世貝州亦曰貝邛

滎陽下引河東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西方按歸熙甫云以會於楚絕句似傳本之譌按劉仲馮亦以於楚絕句

東方通鴻溝江淮之間按漢書無鴻字此鴻字誤

離碓晉灼曰古堆字按既引晉灼則字亦當從漢書作巢

穿二江城都之中正義任豫益州記云二江者郫江流江也華陽國志云李冰壅江作堋穿郫江檢江別支流雙過郡下以行舟船按檢江卽流江樹按別本引正義說二江名甚詳脫任豫益州記二語

用注塡閼之水按閼顏讀與淤同

武安侯奉邑食鄃鄃索隱漢書皆音輸正義曰貝州縣按唐

志見津本鄉

水顏以絕商顏東至山嶺十餘里間按史文疑商顏距其西井渠之水既下則遠去商顏岸崩之患遂引而東至嶺之趾十餘里之間也震川似以東至句屬下爲義岸即商顏之岸非洛水岸顧亭林以顏即岸字胡朏明云商顏即今同州北三十五里之商原樹按岸善崩如淳曰洛水岸固非師古解商顏尤非張虔音顏爲崖顧氏據之以駁小顏然顧亦本之劉仲馮也

齧桑按楚世家齧桑正義曰在梁與彭城之間又按絳侯世家攻齧桑先登後書王梁傳擊佼彊蘇茂於楚沛間拔大梁齧桑今沛縣西南有齧桑亭

東闕洛汭大邳迎河諸本皆以迎河屬下然同爲逆河漢書

作迎河疑屬上爲長

宣房按在今開州西南二十里古濮陽故城

平準書更令民鑄錢注漢書食貨志曰鑄榆莢錢按榆莢錢一名五分錢見漢書高后紀

物踊騰糶按物踊騰絕句糶字連下

彭吳賈滅朝鮮漢書彭吳穿濊貊朝鮮按朝鮮傳無彭吳又疑賈字不誤蓋言生事於殊方如以國爲賈也樹按漢書作泚何事

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五千級按此即漢書武帝紀元朔六年之詔紀云日者大將軍巡朔方征匈奴斬首虜萬八千級諸禁錮及有過者咸蒙厚賞得免減罪今大將軍復克獲斬首虜萬九千級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弛其議爲令

有司奏請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然則令民得買爵者買有軍功之士所得爵而欲賣者也與聽民之賣爵同贖禁錮免減罪則納之於公也其置賞官等級者則所以平其直耳有罪又減二等者倘得千夫不得如五大夫當減之二等其得爵僅至於樂卿不能至執戎以上也

級十七萬按劉貢父曰萬字衍文蓋武功爵其爵十七

廢格沮誹按酷吏傳杜式治義縱以爲廢格沮事

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鋊按鋊漢書小顔音浴臣瓚曰許愼云鋊銅屑也摩錢漫面以取其屑更以鑄錢西京黃圖序曰民摩錢取屑樹按集解引徐廣曰音容呂靜曰冶器法謂之鎔直不知有鋊屑之說矣別本直作鎔字引徐廣曰冶器法謂之鎔是直不知舊有鋊字本又誠呂靜之名與說矣又按前如淳注摩錢取鎔故也鎔當作鋊

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撱之其文龜直三百按劉仲馮于漢志云白選當在其一曰之下衍名字二曰三曰之下當皆有金名史文錯落余謂不必爾但衍三曰字即得 樹按望溪衍首一曰字是

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爲二等按中猶分也

柯維騏書贊後曰按太史公此贊乃平準書之發端耳上述三代貢賦之常中列管仲李克富彊之術下及嬴秦虛耗之弊次及漢事文理相續所敘武帝事未竟而遷死不得成就其書故其文止於烹弘羊天乃雨後之人遂截首一段移爲書末之贊耳 樹按望溪曰七書皆係世次順序以其事歷代之所同也平準乃武帝一時之法故序上古及

表綴於書後體當然也擒天下資財奉上而
猶不足秦漢所同舉秦事而漢不必言矣

援鶉筆記卷第十六　　史部

史記二

吳太伯世家楚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索隱曰左氏無其事按呂覽察微篇中載之

齊太公世家齊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按孔穎達嘗譏此與晉世家俱有尊王晉景公之文以爲馬遷誤讀左氏傳齊侯朝於晉將授玉受授王遂飾此謬詞見成二年

魯周公世家周公揃蚤沈河祝神歸熙甫云此僞金縢之誤範按此亦見蒙恬傳前此不聞有僞金縢樹按索隱亦曰經典無文但据譙周說及蒙恬傳爲解

周公在豐病將殁曰必葬我成周徐廣曰衛世家云管叔欲

蒦成周然則或說尚書者不以成周為洛陽乎按徐廣據史記之意云豐鎬本成周也猶京都云爾不同春秋以洛陽為成周地名然則徐廣不見孔傳邪太史公正與書序同而所云孔傳者亦同史公之說蓋讀誤也蓋周公既營成周以待成王之遷而公沒故曰必葬成周從成王而成王不敢臣公而讓葬於畢也蓋成王之不及遷公未歿時故未之知而成王於初年亦未稔其遷與不也但葬公從文王者乃不敢臣公耳尚書疏甚明徐廣於此亦憒憒

幽公弟濆殺幽公而自立是為魏公熙甫云周公自曾孫魏公後已篡奪相尋其去公之沒不過六十年間事耳

十一年三桓氏分為三軍歸曰此政逮於大夫之始按政逮

大夫不始此矣且史公引史墨之言爲失政之始豈云分爲
三軍之日乎熙甫但据集註耳
陳杞世家蔡人殺厲公而立躍是爲利公按太史公從公羊
桓六年蔡人殺陳佗傳也然公羊本不詳各國世系史公誤
以陳佗爲厲公遂以厲公名躍者爲利公矣
宋微子世家方望溪云尚書微子篇父師少師注家謂卽箕
子比干而太史公以太師少師別爲三人故序微子與太師
少師問答後特起文曰箕子者紂親戚也王子比干者亦紂
之親戚也而比干死後復曰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舊注蓋
未達其意樹按舊注時比干已死而云少師者似誤按殷周本紀俱云太師疵少
師彊疑太史公讀微子我不顧行遯爲太師自云我不復顧

念而將遯耳疑當時問故於孔傅士者如此至以少師爲比干本王肅家語家語多肅自增孔頴達嘗云不可信及尚書疏則主之盡僞孔傳多采之前人此或本於肅注耳上文遂亾乃謂太師少師後遂行乃謂微子勸微子去者即前亾者葢旣有箕比之事而於時又有太師少師之言故遂行耳

晉世家犂二十五年索隱犂比也按呂后紀犂明孝惠還徐廣亦以是爲釋

晉之宗家祁傒孫叔嚮子相惡於晉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爲十縣各令其子爲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方云晉之亡實由於此與田盤使其兄弟盡爲齊都邑大夫同而左氏乃歸美於魏獻子其識不逮太史公遠

矣

楚恐去郢北徙都鄀正義括地志楚昭王故城在襄州樂鄉縣東北三十二里在故鄀城東五里前漢志南郡若下注云楚昭王畏吳自郢徙此後復還郢

蜀伐楚取茲方正義曰古今地名云荆州松滋縣有鳩滋地即茲方也按襄三年左氏傳楚伐吳克鳩茲杜注得之正義非也

秦復拔我巫黔中郡胡朏明[illegible]巫郡漢爲巫縣即今巫山東建始三縣及施州衞地黔中漢爲武陵郡即今常德府

越王勾踐世家越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按越伐齊而齊以得二晉韓魏爲言疑越不得齊則韓魏與齊合而不敢交於

越故越欲得韓魏必伐齊也
趙世家趙武祠程嬰按公孫杵臼封侯立廟於絳宋仁宗從
吳處厚之請也處厚附蔡確傳
及從者行斟方云行斟謂行羹汁張儀傳所謂進熱啜是也
左秖界乘徐廣曰界亦作介按作介是蓋言騎乘也
伐魏敗涿澤圍魏惠王按別本作濁澤此本魏世家亦作濁
涿音濼
郤冠秫絀按秫疑同述續漢輿服志冠以展角爲述晉志金
博山述徐注非
悼襄王元年大備徐廣曰一作修按備與修皆未詳疑有脫
文

魏世家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按國策信陵君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又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則封安陵者豈襄王之諸子與

魏武子以魏諸子事晉公子重耳方云周官諸子掌國子之倅宗伯掌三族之別其正室皆謂之門子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則公卿大夫之適子衆子皆可稱諸子下令武子襲魏氏之後則此稱諸子言非適也

韓世家按左氏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故雅詩有韓侯受命之言而後遂不見大約爲晉所滅而晉有韓萬賈逵注以爲桓叔之子莊伯之弟又韓原之戰有韓簡此云韓武子其先與周同姓苗裔事晉則非韓萬之後矣

哀侯二年滅鄭因徙都鄭按漢書地理志班注趙獻侯自耿徙中牟敬侯自中牟徙邯鄲中牟下注圃田澤在西有管叔邑魏絳自魏徙安邑惠王徙大梁按儀故太梁韓武子元孫貞子居平陽注又云韓自平陽徙居新鄭又云周末韓景侯自新鄭徙居陽翟按班此注誤景侯爲哀侯之曾祖哀侯始滅鄭景何緣都鄭乎疑景侯徙陽翟而哀侯徙新鄭也

敗楚將屈丐於丹陽索隱丹陽故楚都在今均州

田敬仲完世家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爲田氏按莊二十二年傳孔疏左傳終始稱陳必非敬仲所改又東山詩箋鄭云古者田聲寘塡塵同也釋文云按陳完奔齊以國爲氏而史記謂之田氏是古田陳聲同樹按下蘇代謂陳軫史亦作田軫國策田華之爲陳軫鮑彪注云皆

齊姓又孟子陳賈國策作姚賈則皆以爲舜姓也觀王莽自本皆一姓矣

蘇代謂陳軫語詞意多未詳索隱正義俱不明

孔子世家按左襄十一年杜注陬邑魯縣東南莝城是也晉志魯縣注云曲阜之地魯侯伯禽所居正義括地志云故鄒城在兖州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昌平山在泗水縣南六十里鄉盖取山爲名闕里在泗水縣南五十里又輿地志云鄒城西界闕里有尼邱山括地志云兖州曲阜縣魯城西南三里有闕里里有孔子宅宅中有廟伍緝之從征記云闕里背洙面泗是也按夫子生在鄒長徙曲阜仍號闕里閻若璩云鄒城之闕里以曲阜之闕里名其地非眞闕里也眞闕里則伍緝之所云背洙面泗按史記正義以曲阜之闕里仍鄒城闕

里之故號百詩則以鄒城之闕里乃後人因曲阜而名之也

莖城左傳杜注莖疑卞舊唐志云泗水漢卞縣隋分汶陽縣於卞縣古卞城置泗水縣今山東泗水縣東五十里有故卞城

禹致羣神於會稽山方云舜巡四岳望秩於山川春秋傳晉主齊盟載書之辭亦曰羣神羣祀禹致羣神而秩祀於會稽也致與周官致禽同義葢屬聚之謂韋昭誤說

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爲神以云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而爲神者多即其守土之君也葢上世守土者有明德或神明之胄則死即爲神以主其山川如春秋傳稱臺駘爲汾神之類

由司空爲大司寇崔靈恩云夫子爲司空者小司空由小司空爲小司寇詳禮記檀弓夫子失魯司寇疏

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正義曰亂理也然正義据毛詩解之非也太史公正同魯詩也故曰幽厲之闕始於袵席而十二諸侯年表云周道缺詩人本之袵席關雎作皆非毛義康成論語解即張守節所本

故殷運之三代正義曰殷中也又中運夏殷周之事也按故殷即故宋之說葢太史公春秋多本之董生故同公羊家義也

故所居堂弟子內按漢書晁錯傳家有一堂二內樹按望溪曰當作故弟子所居堂內又按孔子講堂冢願亭林之說得之

子思年六十二按哀公在位史記表云二十七年同左傳皇甫謐云三十七年悼公三十七年一云三十年皇甫謐云四十年元公二十一年穆公三十二年按孔子卒於哀公十六年伯魚先卒而子思尚及穆公之世此云年六十二何也六國表楚簡王三年晉悼公卒悼公立以楚惠王二十四年至此年則三十六年

子襄生忠按弟子列傳亦有孔忠

陳涉世家夜篝火狐鳴篝疑同煹即舉火傍狐叢祠豈必籠邪龜策傳篝火燭地亦同

曹參世家與窋何治乎言相國不治事而於窋何治也如淳說未明

梁孝王世家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按安國傳因長公主謝太后事在前非因勝詭事疑世家誤也

五宗世家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者按漢書作吏求捕勃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是言勃笞擊吏又擅出漢所疑囚甚𨚫史公之旨此十三字當一句讀葢吏考掠擅出漢所疑囚之人耳方望溪云擊掠勃左右

歸熙甫云三王世家本不闕讀此贊文可見太史公亦不及見三王後事褚先生淺陋遂謂求其世家不可得也序云三子之王文詞可觀可知獨載文辭

老子列傳關令尹按漢志作關尹子當從列仙傳作令爲得若尹爲喜姓何須冠以關也必爾則班以令尹爲司關之稱

老子之子名宗爲魏將封於段干戰國策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宗疑卽崇也然計崇之年似不爲老子之子

熙甫云太史公列傳或數人合傳皆連書不斷今合讀之尤見其奇自此以下每人界斷提頭必小司馬之陋也

仲尼弟子列傳子貢語越王子胥以諫死按哀十一年左傳吳將伐齊趙王率其衆以朝子胥是時尙諫安得於越未朝之日而子貢說之以子胥之死乎頃檢索隱載王劭已云是時子胥未死越絕家語俱無此五字

顓孫師陳人按左襄二十三年傳顓孫自齊來奔子張疑其後也

張儀列傳按司馬錯與張儀論伐蜀當入秦紀

大舡積粟起於汶山浮江以下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按寰宇記長陽縣南七十里廢巴山縣卽古扞關胡朏明曰此言舟師由夷水入楚也水經夷水出巴郡魚復縣江東南過很山縣南又東過夷道縣北東入於江蓋大江出三峽逕弱關江沱出很山逕扞關劃然兩道儀言浮江以下距扞關則不經巫峽明矣今奉節縣西十五里有魚復故城長陽縣西有很山故城宜都縣西有夷道故城弱關今歸州界

白起王翦列傳應侯請許韓趙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據虞卿傳趙求與六城秦紀亦但言韓割垣雍耳大約史記戰國前事亦多牙異割六城在未圍邯鄲之前

四十八年十月秦定上黨正月罷兵九月復發兵此與秦紀并疑有誤數月之間始和而休兵又復伐而攻之秦之狙詐與戰國之使民酷烈殆所不論而旋發旋罷籌其事勢亦所難行疑起之與范雎隙也起或欲急攻邯鄲而雎任王齕司馬梗分軍爲二而不用起且據起言長平秦卒死者過半度非益卒餽轉不可而秦昭及雎度其事亦有難者鄒陽所云衞先生畫長平之策而昭王疑之者也故先攻皮牢定太原少休其力且使趙不得自椎首尾亦意諸侯之不能救趙乃徐取之耳然其計緩使趙得多爲之備而諸侯之兵四集故起以爲邯鄲不可攻也彪虎戰國策本有范雎強起白起之文憶說苑亦有之樹按彪虎貌起乃常人之見大[illegible]得失之數王[illegible]子龍以起爲狗名亦[illegible]說皆不知

先生之說乃得其臨時進退之幾心志可否之寔也

皮牢未詳疑卽漢皮氏縣卽春秋傳閔二年賜趙夙之耿也在今吉州之河津縣書序祖乙圮於耿今山西太原府河津縣耿在其境

王翦定楚事與秦紀不合紀出於史記傳多雜採之他書或傳聞也又白起已定郢秦爲南郡見始皇紀及秦紀白起傳而又云李信攻鄢郢破之何也

孟荀列傳鄒子作主運按王當作主索隱曰劉向別錄云鄒子書有主運篇

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歸曰因上言荀子推儒墨道德之意又隱然見孔子有墨猶孟子之有荀也故著於此按臨

武君與孫卿子論兵於孝成王前楊倞注或據劉向序云臨武君卽孫臏按史記年表孫臏爲軍師敗衞於鄢陵至孝成王元年已七十餘年荀卿在秦昭王之世及見春申君疑後孟子數十年

蔡澤號剛成君按水經濕水下酈注於延水又東逕罡城南疑卽澤所邑也在今延慶州城邑考云剛城在許昌秦昭王封蔡澤爲剛城君是也又秦紀昭王三十六年客卿竈攻齊取剛壽正義引括地志故剛城在兗州龔邱縣界

廉頗趙奢傳破秦軍閼與下按閻百詩與黃子鴻辨閼與當在潞州之銅鞮縣西二十里去邯鄲四百里非武安之閼與也銅鞮故城在今潞安府襄垣縣西南若武安去邯鄲僅三十里何須卷甲趨

之二日一夜始至乎又秦伐韓軍於閼與則閼與乃韓地且
言道遠險狹則閼與必穿太行山過而沁州武鄉亦多叢山
也余謂言說近是然史公云武安屋瓦皆振又云閼與非趙
地此更須詳之元和志謂和順即秦之閼與邑趙奢大破秦
兵於此按和順今屬遼州
此事思之亦不可了既云閼與在武安何又云二日一夜至
而又去五十里而軍者乎且此去趙都幾何而廉頗樂乘方
商略救不救邪若云韓地則又何以云軍武安西武安屋瓦
皆振乎又按秦紀昭襄王三十八年中更胡傷攻趙閼與不
能取樹按徐廣曰武安屬魏郡在邯鄲西正義曰去國三十里國謂邯鄲趙都也徐孚遠曰閼與本趙地伐韓而軍閼與假道也亦以脅趙

王蠋曰固不如烹按文選桓元子薦譙元彥表引此作不如亨樹按亨烹古今字

魯仲連列傳齊田單攻聊城徐廣曰按年表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十餘年按年表不載攻聊城事長平之敗在孝成王六年齊王建之五年去齊襄王法章元年已二十四年且後長平又二十餘年則田單之存不可知矣又况燕之伐齊莒即墨本末下乎通鑑載此事於秦孝文王元年其去齊襄元年三十四年矣

呂不韋列傳見而鄰之刖本作憐按鄰疑同吝言矜而祕之也漢書吝多作遴

淮陰侯韓信列傳破代禽夏說閼與按此閼與在今襄垣縣

境與趙奢破秦軍之閼與在武安者葢兩地也

田儋列傳殺田儋於臨濟下按魏咎所封之臨濟當屬魏地如解爲齊州之臨濟則不得云東走東阿齊交風云郎後志陳留郡平邱縣之臨濟亭也樹按此引齊語据乾隆四年武英殿校刊二十四史本臣召南按語也

贊曰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按班書云橫之志節賓客慕義猶不能自立葢非天平郎大史公末二句之意索隱解非樹按韓公文意亦本此

陸賈列傳數見不鮮無久慁公爲也索隱曰數見者謂時時來見汝也不鮮言必令鮮美作食莫令見不鮮之物也公賈自謂也力云凡物數見則不見鮮好故我一歲止再三過無

久恩汝爲也公卽謂其子賈任達故稱其子爲公非莊語也
晁錯父亦稱錯爲公怒辭也按二說皆非蓋前云過汝者特
過也此言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言過他所爲
賓客便過其子此則數見不煩擊鮮且卽去對上人馬酒食
極欲十日而更之語也樹按望溪解本劉貢父而與漢書義異
平原君朱建傳初沛公引兵過留其文類褚先生補入者當
刪別本跳出一行
劉敬叔孫通列傳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按今吳人劉婁同
音
季布傳夫婢妾賤感慨徐廣曰慨或作槪字音義同人自殺非非能勇也
其畫無復之耳按諸傳云槪意亦相同范雎書曰意者臣愚

而不槩於王心邪言不爲王所平量可否也感概自殺言有
感於心而卽自裁量也漢書楊惲傳㶇然有節概疑云節概
者事能斷制强立凡所欲爲不爲斷以一切而不委靡也郭
解傳爲人陰賊感概小顏注感意氣而立節概也又三國志
王朗傳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概此言少小膚體柔弱易觸溫
涼耳用感槩字未詳所出又感切見許慈傳
晁錯傳謁者僕射鄧公按此卽吳王濞傳絳侯故客鄧都尉
田叔列傳仁坐太子事疑後人羼入仁發兵似附記之語仁
與余善九字非史公語逕城疑卽苦逕
扁鵲倉公列傳公乘陽慶年七十餘無子按後云慶子殷又
慶曰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則非無子

吳王濞列傳吳有豫章郡按漢書注韋昭曰豫字誤但當言章郡今故鄣也

億亦可乎億當作意

多病志失按漢書作志逸此當作佚

吾據滎陽按別本重滎陽二字

且擅兵而別多他利害未可知也按漢書小顏以別字絕句余意當以多爲句

此少年椎鋒之計可耳按秦紀作推鋒爭先

毋爲權首反受其咎豈袁盎邪漢書作晁錯別本作盎錯

魏其武安列傳蚡起如子姪姪疑當從漢書作姓

厲之按厲之者亦厲觴於口卽是矣不須滿也

時武安不肯按此與前時丞相陰事之時同

五年十月徐廣曰疑非五年亦非十月按五年誤十月是耳當太初前仍秦正而十月十二月及春云者史公以建寅之次加於建亥之年其寔十月即正月十二月即三月春即是年之夏六月樹按高祖功臣表以封之先後爲次第曹參在六年十二月蕭何在六年正月而參反在何前此也

李將軍列傳徙爲上郡太守後轉爲邊郡太守徙上郡何云徙爲上郡太守當是欲斂匈奴入郡事故先書此句其寔爲隴西北地雁門代雲中後乃徙上郡也範按前以公孫昆邪之言徙上郡後自邊郡太守復徙上郡也漢書以徙爲隴西北地雁門雲中漢書無代郡敘於乃歸其大軍之下蓋史公所云

邊郡郎指隴西五郡

韓將軍後從右北平按漢書下有死字但安國時以材官將軍徙不知是時有太守復有將軍邪抑一人兼之邪

又渡河據陽山北假中徐廣曰北方田官主以田假與貧人故曰北假舊疑徐注誤按王莽傳遣尚書大夫趙並使勞北邊還言五原北假以壤殖穀異時常置官田乃以并為田禾將軍發戍卒屯田北假以助軍糧則地名北假之義如徐說又漢書鼂錯說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

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別本從漢書作莫居疑未可據

右賢王入居河南地凌稚隆曰河南即今河套是也

顧無多辭令喋喋而佔佔此注與小顏漢書注俱以佔佔爲衣裳貌余謂皆指利口耳

今聞漢惡氏貪降其進取之利按漢書小顏注以降爲降下以貪降其趨爲句非也貪降者即後所云逃虜之民耳

驃騎封於狼居胥按元周伯琦有扈從上都詩後記云自雞鳴山南至狼居山胥山至懷來縣驃騎所封在懷來邪恐非也康熙年征厄魯特

聖駕至寧夏遣行實兵次於狼居之境

李廣利降匈奴按外戚世家僅及廣利伐大宛還封侯不言降匈奴漢書武紀及匈奴傳貳師出朔方天漢四年後六歲

政和三年出五原乃降匈奴耳當緣後人積文此傳者之誤非史公之本也史之誤徐廣張守節柯維騏俱已論及之與余說同柯氏則云後人所增樹按二師之降載於匈奴傳乃見妙旨若載於外戚本傳但一人之首尾其事小則是尋常凡筆耳於此可窺史公裁識義法

不參彼已言不可彼我之勢耳前人以不參屬上彼已將師屬下絕句誤也

衛將軍驃騎列傳按榆谿舊塞按周伯琦扈從詩後記云懷來縣南榆林驛即衛青傳榆谿塞此妄說也葢定河南地而按舊塞正當今之榆林府境酈注所云諸次之水東逕榆林塞入長城是也

歸云及校尉豆如意下漢書有中郎將綰四字又曰漢書郝

賢封衆利侯下云騎士孟已有功賜爵關內侯邑三百戶注云誅全甲上漢書作銳得者誅全甲獲醜注謂軍中之甲不喪失也

左右兩大將軍又諸裨將名最大將軍青按左右及最字當各跳出一行衛按後最驃騎將軍去病亦當跳出一行

南粵列傳自定屬漢按謂自定其地而屬漢也

西南夷列傳夜郎今遵義府桐梓縣漢夜郎縣也屬牂柯漢志應劭注犍為郡古夜郎國按犍為今嘉定州境今州亦有犍為縣似不得指為夜郎也今彭山西北五里犍為城說者謂屬漢之郡治也又瀘州之南曲靖州貴州之普安州石阡府興隆思南與廣西諸州多夜郎地漢志夜郎注云豚水至

廣鬱遵義府漢夜郎且蘭二縣地唐之播州

邛都爲越嶲郡今之建昌衛都爲沈黎郡明之黎州今天全州之西皆其境雅州邛郲山郎古邛筰分界地

索隱曰頭蘭卽且蘭按漢書無頭蘭故注據之爲說然且蘭爲不發兵助漢擊南粤而頭蘭以常隔滇道事不相蒙如史意應以擊南夷且蘭不下乃引兵誅頭蘭既平頭蘭乃還平南夷也漢書乃襲史文混而爲一事疑誤然漢書有中郎將郭昌衞廣誅且蘭史不載疑且蘭卽邛君筰侯與頭蘭也蒲云相如言邛筰可置郡又大宛傳言北方閉氐筰疑卽此偏滇道者按正義曰徙在嘉州邛今邛州筰今雅州皆在戎州西南氐筰在戎州西北按雲南志身毒今之永昌也疑僻在

其西北

巂昆明徐廣曰永昌有嶲唐縣小顏漢書注嶲今之嶲州也

昆明又在西南郎今南陵州諸爨所居按顏所指卽隋世嶲

州也初爲西寧州蓋在今雅州建昌之間唐書西爨人南寧之渠帥也隋文帝祈置昆州恭州漢志注益州西部都尉治嶲唐徐廣云在永昌豈雲

南之永昌郡則在今大理府之西南疑非也

徙在漢嘉今嘉定州冉駹爲汶山郡今茂州境樸樕今大理

府太和縣境姚州古哀牢見張東之疏姚州北卽靡莫之境唐有靡州

漢黔中郡在今辰錦敘獎溪澧朗施等州秦郡在今辰州西

二十里黔中故郡城是

漢八校尉不下卽南粵傳云所發夜郎兵未下者也

滇王離難西南夷舉國降按離去聲言以西南夷之難而請降也

淮南衡山列傳王后徐來亦坐及太子爽王后不孝皆棄市別本作爽坐告王不孝按史不言爽告王但告孝耳惟漢書加衡山王與子謀逆句余謂孝以告反除罪豈爽以是坐棄市葢自以求與王后臥不道棄市史記脫字別本從漢書妄改

循吏傳注引皇覽孫叔敖葬廬江陂去故楚都郢城北二十里所按此故郢城卽考烈王徙都之壽春也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爲魯相按當時卽有博士高第邪

儒林傳申公獨以詩經爲訓故以敎無傳疑者則闕不傳按藝文志有魯故申公所作不得云無傳當從別本傳下增一疑字傳讀平聲下疑者則闕不傳傳字讀去聲訓卽故也漢書爲訓故以敎無傳故乃訓故非傳也顏注甚明漢書楚元王傳郤言作傳自當以史記爲信樹按此前後二條不知若爲當從何校云別本疑下重一疑字似亦不以爲然仍以下傳字讀平聲此記似後一條可從

張湯治陳皇后蠱獄別本蠱上有巫字

王溫舒傳黎來索隱云比也按高祖紀作遫明漢書作遲明此正云遲來耳樹按前晉世家一條同解

楊僕傳而溫舒復爲中尉按此卽接前溫舒傳復從留中尉句

臧宣傳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爲左內史歸熙甫云漢書作王溫舒爲中尉而宣爲左內史溫舒未嘗免作爲字是張湯死溫舒自中尉徙廷尉意即此時按前云溫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云未嘗免是未詳也又以漢書百官公卿表考之則作免字是蓋溫舒以廷尉爲中尉在元鼎四年閱三年免則元鼎六年次爲元封元年而臧宣以御史中丞爲左內史張湯之誅在元鼎二年溫舒是時由中尉徙廷尉固在前

杜周傳按杜周爲執金吾在天漢二年僅一年遷太始二年卒而衛皇后在征和二年周之卒已三年弘羊之誅在孝昭元鳳元年矣据武紀天漢二年有禁止巫祠道中及大搜事

或弘羊衞后昆弟子有連逮者與

佞倖列傳仁寵最過庸乃不甚篤方望溪云庸用也謂帝雖寵愛之而任用乃不甚篤也春秋傳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範按最漢書作取云取過庸不篤似是史記之舊取過庸不篤自如小顏解云纔過常人不能大厚也史記則方解得之樹按索隱解略如顏監楊升庵譏之非也

滑稽列傳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歸云楚莊王乃後齊威王百餘年耶亦謬甚矣按劉知幾已言之然余意太史公明示此誤變文爲滑稽耶如莊子齊桓衞靈同時耳

目眙不禁据徐音疑作瞪

覩故語畱曹禁簪參坐錯滅客澤石悲衰客側俱韻

外家傳語未詳後東方朔亦云多所博觀外家之語柳子厚亦稱史記爲外家書顧亭林云褚少孫以傳記雜說爲外家葢以六經爲內也

龜策列傳歸云此雖褚先生所補存之可以見太卜之舊然但秦漢間書非三代書也

貨殖列傳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按漢都長安然以漢都絕句爲是

楊平陽陳椽其間畊南云椽其間卽承上文言楊平陽陳之地橫界於秦翟穜代之間也索隱云陳椽猶經營馳逐也以陳字屬下讀謬矣姪鼐云王文考王孫賦扶嶔崟以檞椽章懷注引史記櫟椽其間又王褒僮約椽求用錢是椽當訓

經營馳逐也愚按洞簫賦密漠泊以獵猭善注解爲相連延皃又引字書獸逃走也疑與木旁同一義也樹按先生及姪傳先生意皆是素隱而不妄海峯先生之說然可想見當日父子朋友之間讀書不苟講切之密如范甯穀梁注兼載友生兄弟子姪之說也

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嗇按游閑公子卽云孔氏也言人多被其財惠而稱其賜與無所吝借聲援通貨利盡人之財力而得其用則贏得過當也方說非樹按玩然字及愈於纖嗇句正謂孔氏用此術善於營利也如望溪解似屬之游閑公子然今之時固多此輩人也

三河天下衝阮籍咏懷詩周鄭天下交阡術當三河

多美物宜從漢志作弄物爲長

爲倡優女子諸本皆以女子爲句余意女子屬下女子則鼓鳴琴跕屣按周禮春官序官鞮鞻氏鄭注今時倡踏鼓沓行者自有屝外戚世家李延年爲協律協律故倡也

果隋按正義作果搖解爲搖疊包裹非是

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畜長疑即牧長

進醵飲食按高帝紀蕭何主進小顏解義與此同

醯醬千坬按漢書作瓨音江

蘖麴鹽豉千瓵（徐廣曰或作台器名有瓵孫叔然云瓦器受六斗四升台爲瓵音貽）按小顏注及徐廣此注知舊作台後人因徐語改瓵

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李安溪曰貪賈以十計而三之得十之三分餘也廉賈以十計而五之謂息十之二也漢書音義孟

康說似未是

盡袪埋去執按袪埋疑爲推理字之誤

太史公自敘程伯休甫其後也按詩疏云命此程國之伯字休甫者從楚語韋昭注以休甫爲名

隨會奔秦按漢書小顏注作𨌲邈此秦字後人所改也

論六家要指易大傳下漢書有曰字

儉而善失眞疑儉作檢古儉險檢多同易君子以儉德避難虞翻云一作險險且枕釋文云古文及鄭本云檢鄭云木在手曰檢按其文意從檢爲近

壺遂按韓長孺傳遂官至詹事

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方望溪云神化之幽潛爲陰

形象之顯見爲陽律存天地微妙之神而能感神人格鳥獸知吉凶勝負故曰居陰而治陽歷用象數之顯以推日月星辰之行四時五氣之變故曰居陽而治陰更相治卽治陰治陽律失之忽微則氣不應歷失之忽微則度不忒故曰間不容飄忽

獵儒墨之遺文方云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絕惠王利端列往事興衰獵儒墨之遺文此謂荀卿也故傳云荀卿序列儒墨道德行事興壞也明禮義之統紀謂孟子列往世興衰亦謂荀卿

史記序所稱先後多錯綜陳杞世家爰周陳杞楚實滅之田齊旣起舜何人哉管晏傳序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伯

景公以治正與此類

附歸氏熙甫史評論文 歸氏評史別有凡例此就先生所記者錄之故未及項羽本紀

評夏本紀云禹紀特著皋陶太史公書極有法度草草讀之不知也

又云禹初薦皋陶皋陶未卒當有天下矣及卒而後薦益也敘得甚分明

又云太史公終是秦漢時人所以作始皇項籍高祖本紀其事雄偉筆力與之稱五帝三王紀促時見其陋然古書存者亦少矣

評高祖本紀云漢書本紀嚴整然不及史記俊逸而史記不免闊略

評司馬穰苴傳曰簡明勁直亦與史稱

評田單傳如事書之不復添設而簡淡之中筆端曲盡自首訖尾融結宛然更不可分割贊後附出二事承前淖齒旣殺湣王於莒及燕長驅平齊與世家相爲跌蕩而齊之所以[illegible]亡而爲存也史公附此皆見作傳精神洋溢處昔人云峯斷雲連

評魏其武安傳曰魏其言丞相短不及淮南事何耶豈魏其終長者不忍出此此君子所以往往困於小人也

評匈奴傳曰此自夏道衰以下略紀戎狄爲中國患耳不能判別其種類也

又云漢書於穆王後增出懿王宣王事似不可少

評淮南衡山傳云淮南不軌之謀寔由田蚡有以啟之卒使夷滅小人之禍人國如此

評貨殖傳云貨殖傳本以憤慨而作然諸方之風俗物產人情之變態悉具遇所感激則偏宕其詞以示玩弄古今之槩正論詼嘲雜焉幷出千彙萬狀震蕩六合矣三河爲綱楊平陽則河東也云北賈種代卽穿敘種代溫軹河內也云賈趙中山卽穿敘中山又因趙穿出燕涿鄭衛洛陽河南也因東賈齊魯南賈梁楚卽穿敘齊魯梁楚因及越海九州之大一索穿成豈非奇絶

余有丁曰別東西南北其中又分都會卽如禹貢分某山某水爲某州者由其胷中包括輿地已盡如行旅逐勝可

畫爲圖其言縷縷欲斷欲續不可分界而又無所不載如

此東樹按明嘉靖七年南祭酒張邦奇司業江汝壁刊補二十二史重刻史記兩漢書遼金二史萬歷二十四年重刻史記梁書五代史則祭酒余有丁司業周子義也

樹按先生此校史記据震川望溪評閱本故多採其說但此記主於正乖繆壹異說鈎釽訓詁文字而已論文非其類也何堂等輯錄義門讀書記或譏其泛作文一非網羅遺失之義茲不敢復踵其失然歸氏之於遷亦寔有深得篤論非他士意浮功淺鑿空妄說之比而外閒傳本又不多見故今除抉摘證覈解說隱奧者既經先生取錄其專論文者樹取以附卷末以爲來學治古文者接引未必不有所發啟云又按茅鹿門評伍子胥

傳云此文二千餘言串情如匹練先生云某按此傳事
情與楚越世家相通而於子胥彊力忍詬艱困其身以
借力而雪恥者似猶未極太史公精神措注之妙頗或
傷繁姑筆於此與知文者質之且待異日之熟復云又
曰孔子相魯見於世家可也傳似不必出相魯亦無是
事想即相禮而誤耳又曰焦澹園云張湯傳贊如淯注
曰班固目錄馮商長安人成帝時待詔金馬門受詔續
太史公書十餘篇劉歆七略云商與孟柳頗序列傳未
竟會病死然則續貂者有商與柳不獨褚先生矣又後
漢書楊終傳肅宗時受詔刪太史書爲爲十餘萬言則
今史記豈得爲遷本書也又黃兪邰云後漢書稱馬遷

著史記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好事者綴輯時事踵繼其書注好事者謂陽城衡今汲古本作衛褚少孫史孝山之徒樹按黃虞稷此引班彪傳及注辭義俱不完然則商栁少孫之外又有此二人宜其書之多淆亂也以上皆先生雜籤於散帙不一處樹掇取類纂於此道光癸巳六月十二日東樹校畢記